

日本所見中國短篇小說略記

李 田 意

日本官府及私人所藏我國小說之富，已為學界所共知，勿庸贅述。一九三一年孫楷第氏曾到東京閱書，歸國後作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一書，彙錄了不少的孤本珍籍，對於我國研究小說的學人頗有裨益。筆者此次乘來日之便，也曾到東京及東京以外各地尋訪中國小說的舊本。凡是孫著所載的，差不多都見到了。而孫著所未載的，又見到了許多。現在單就短篇小說部分，挑出若干部重要的書。略記其要，以供學者參考。若有一得之愚，也一併提及，以便就教於通人。其中有兩三種書籍的名稱雖然已見於孫著，但是與孫氏所見的實非同本。這兩三部書或者因為版本較佳，或者因為內容較為完整的關係，所以特別將其列入，當可以補充孫氏的記載。筆者在留日期間，日本官私各方面或示以珍本，或予以便利，或直接賜教，或從旁贊助，令人異常感激。此外還要特別聲明的是此文如有疏漏之處，個人應負全責，與所接觸的學人專家無關。

一、警世通言

a. 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 名古屋 蓬左文庫；倉石武四郎氏

明金陵兼善堂刊本。蓬左本正文前有圖四十葉，共八十面。倉石本正文前有圖三十九葉（卷十七之圖葉缺），共七十八面。二書繪圖第一面的左上角有“素明刊”字樣。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二〇・三公分，寬一三・二公分強。板心上題“警世通言”四字。敘末題“天啓甲子臘月豫章無礙居士題”。按此處所言甲子即天啓四年，亦即西曆一六二四年。蓬左文庫所藏通言就是鹽谷溫氏所說的尾洲本，已為世所習知。該書前有封面，右面大書“警世通言”，左面有識語，識語之後題“金陵兼善堂謹識”。倉石氏所藏通言已經失掉了封面；但是從字體、行款、敘文、目次、繪圖，及本文等等看起來，沒有問題和蓬左文庫所藏通言是同一板本；換而言之，無疑的也是兼善堂刊本。

在蓬左本裡，正文各篇的排列次序和目次稍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說，正文第三十四卷處為況太守路斷死孩兒，而目次第三十四卷則為王嬌鸞百年長恨；正文第三十五卷處為福祿壽三星度世，而目次第三十五卷則為況太守路斷死孩兒；正文第三十九卷處為王嬌鸞百年長恨（但卷首仍題“第三十四卷”，板心亦題“卷三十四”），而目次第三十九卷則為福祿壽三星度世。在倉石本裡，正文各篇的排列次序和目次完全一樣。可見蓬左本的正文篇次並不一定完全是兼善堂本原來的正文篇次。但是為什麼有這樣倒置的現象呢？原來在本文裡，王嬌鸞百年長恨和況太守路斷死孩兒二篇都標作第三十四卷，福祿壽三星度世一篇則標作第三十五卷，並沒有一篇是標作第三十九卷的。這情形在倉石本裡也完全一樣。雖然正文卷次有刻錯的地方，但是倉石本的正文篇次仍然按照目次排列；而蓬左本則因為受了卷次誤刻的影響，多半是在釘裝的時候把篇次排列得略有不同了。不僅篇次有不同的地方，而且因為有兩個第三十四卷的關係，兩卷裏的第三葉至第六葉以及第十三葉至第十四葉等葉，也發生了互相錯置的現象。可是在倉石本裏，這種現象是沒有的。同時蓬左本的正文頗有缺葉之處，而倉石本的正文則沒有這種現象。如果研究兼善堂刊本通言的話，蓬左本固然重要，而倉石本尤其重要。據筆者所知，截至目前止，還沒有人把這兩本書詳加對勘過，至少說還沒有人發表過詳細對勘兩書的文章。按兼善堂刊本通言是現存的通言板本中最早的板本，也許就是該書的原刊本。而此刊本只有這兩部四十卷俱全的書尚存留人間，其足珍貴，自不待言。至於本文卷次略有錯誤的地方，究竟是因為原來刊工之誤呢？還是因為另有原刊本存在呢？在沒有獲得新證據以前，似乎不能遽下判斷。

b. 警世通言（二十四卷二十四篇）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 鹽谷溫文庫

衍慶堂印本。這本書較為晚出，乃世之孤本。長澤規矩也氏在他的“三言”書名板本續考一文裏稱之為“削本通言”。有圖二十四葉（每卷正文前各有一葉），共八十面。行款與兼善堂本通言的行款相同。板匡高二〇・二公分，寬一三・一公分。原書板匡的邊欄多有殘破之處，現已被人用墨重新描過。所以這裏

所說的高度和寬度與原來板匡的尺寸當略有出入。書前的封面和大連圖書館所藏衍慶堂二刻增補本通言的封面完全相同，只是少了眉端的“二刻增補”四字。敘文與兼善堂本通言的敘文相同，惟最後二葉乃係抄補。在二十四葉繪圖中，有兩葉係出自古今小說。再具體一點說，卷十九（范巨卿鷄黍死生交）的繪圖就是古今小說卷十六（文亦相同）的繪圖；卷二十（旌陽宮鐵樹鎮妖）的繪圖就是古今小說卷十七（單符郎全州佳偶）的繪圖。筆者曾經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天許齋刊本古今小說的照片對過，完全是同板後印。其餘二十二葉都是通言的繪圖，筆者曾經用蓬左本通言原書校對一遍，亦係同板後印無疑。在這二十二葉裏，除卷二十三（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的繪圖乃是兼善堂本通言卷三十七（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的繪圖外，其餘各葉都和本文相合。本文共有二十四篇。第十九卷范巨卿鷄黍死生交係出自古今小說並且和天許齋刊本第十六卷是同板。其餘各篇都是原來通言裏的小說；作者亦曾一一和蓬左本通言對過，完全是同板後印，凡卷數不同之處都已被衍慶堂重新改過。據長澤規矩也氏研究的結果，削本通言和二刻增補本通言是同板而較後印。現在又證明了削本通言和兼善堂本通言亦是同板而較後印。則知這三個本子原是一脈相傳的。同時也可以知道兼善堂本通言是這三個本子中最早的一個本子。衍慶堂所標榜的通言並不是重刻本，而是利用舊板重新編排篇次的重印本。由削本和二刻增補本裏雜湊着古今小說的內容一點看來，大概通言舊板為衍慶堂蒐去時已經是殘缺不全了。

c.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三十六篇）尾上八郎氏

三桂堂刊本。首先要說明的是這本通言並非已見於各家記載的三桂堂刊本。舶載書目著錄本通言共有四十卷，但是原書是否仍然存在，我們目前無從得知。已為學界所熟知而且又有原書存在的三桂堂本通言是一種翻刻本，實際上只有三十六卷，第三十六卷以後的四卷往往是“有目無書”。這個翻刻本的正文行款和兼善堂本通言相同。尾上氏所藏的通言則是另外一種絕少見的重刻本，其內容和實際上只有三十六卷的翻刻本相同，但是正文的行款等則完全不一樣。正

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板匡高二〇·六公分，寬一三·五公分。板心上部也題“警世通言”四字。全書保存情形良好，印刷也極為清晰。書前有封面，其內容和翻刻本的封面相同，識語之後也題“三桂堂王振華謹識”。敘文的內容和行款與翻刻本的敘文相同，而字體有異。目次之首亦題“可一主人評”及“無礙居士較”。第三十六卷以後的四卷完全被刪去，既無目，亦無書。按照舶載書目著錄本的目次，被刪去的四卷應為：

-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第三十八卷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第四十卷 葉法師符石鎮妖

全書正文之前有繪圖十八葉，共三十六面，頗拙劣。觀其輪廓，當係摹刻翻刻本繪圖而來，但是沒有那樣的精細。

二、醒世恆言

a. 醒世恆言（四十卷四十篇）內閣文庫

明金闕葉敬池刊本。正文前有圖三十七葉，共七十四面。原書之圖當為四十葉，此處缺第三卷賣油郎獨佔花魁，第二十一卷張淑兒巧智脫楊生，及第三十三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之圖。第十一卷圖葉板心右下方記刊工曰“郭卓然鐫”。第二十卷圖葉板心右下方又記刊工曰“郭卓然刻”。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二〇·四公分強，寬一三·二公分。在現存的恆言本子裏，這個本子無疑的最早；而且封面上明白印着“金闕葉敬池梓”的刊本目前也只有這一部。通行的衍慶堂本恆言是一種翻刻本，文字上刪改之處甚多，頗失原文的真面目。一九三六年上海生活書店排印了一本醒世恆言，據說是“據葉敬池原刊本重印”。但是目次和正文都與葉刊本有出入，而且又說繪圖是“所據本已闕之”。究竟是怎麼回事，頗難令人索解。時至今日，葉敬池刊本在這裏仍有一提的必要。至於大家已經討論過的問題，此處一概從略，恕不再贅了。

b. 醒世恆言（四十卷四十篇）吉川幸次郎氏

明金閻葉敬溪印本。按葉敬溪本恆言，大連圖書館原有一部。吉川氏之書，我國學界還沒有人記載過。封面右題“繪像”二字，葉敬池本封面上繪像二字下面的“古今小說”四字在這裏已經沒有了，這情形和大連圖書館所藏恆言封面是一樣的。封面中題“醒世恆言”，左下題“金閻葉敬溪○”（最後一字已殘闕，當為“梓”字）。有繪圖三十七葉，共七十四面，亦缺第三卷，第二十一卷和第三十七卷之圖。正文行款和板匡尺寸悉同內閣文庫所藏葉敬池本。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等三卷已佚，另用衍慶堂本配補。取葉敬池本與吉川氏之書對之，則知後者之繪圖、敘文、目次、及本文等完全是同板後印。按照長澤規矩也氏的說法，大連圖書館所藏恆言也是葉敬池刊本的後印本。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吉川氏的書和大連圖書館的書當然也是同板。

三、拍案驚奇

a. 拍案驚奇（三十九卷三十九篇）廣島大學文學部

明尚友堂原刊後印本。此書出現較晚，外間知者尚不多，乃世之孤本。封面眉端有“初刻”二字，右題“卽空觀主人手定”，中題“拍案驚奇”，左題“本衙藏板翻刻必究”。這個封面並不是尚友堂四十卷原刊本的封面。當是舊板易手後另製的封面。序為寫刻，末署“卽空觀主人題于浮樽”。序後有凡例五則，末題“崇禎戊辰初冬卽空觀主人識”。按戊辰卽崇禎元年（西曆一六二八年），大約卽是初刻拍案驚奇正式成書之年。正文前有繪圖三十葉，共六十面，次序凌亂，與目次不合之處頗多，當為裝釘時錯置的結果。其第五葉及第六葉乃是二刻拍案驚奇卷七（呂使君情媾宦家妻；吳太守義配儒門女）及卷三（權學士權認遠鄉姑；白孺人白嫁親生女）的圖，原非出於初刻。大概板歸新主之後，圖已不全，雖取用二刻繪圖二葉，亦不過纔湊成三十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二〇・二公分，寬一三・九公分弱。板心上題“拍案驚奇”，右下方題“尚友堂”。按四十卷本拍案驚奇在我國已佚，三十九卷本亦未之見。通行的本子只有三十六卷，乃清人刪去原書四卷而成。過去學者對於原書的卷數與內容每多揣測，但因為沒有見過原書的關係，所以沒有一定的結論。直

到日人豐田穰氏的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及び水滸志傳評林完本の出現一文發表以後，拍案驚奇原書的篇目問題才算完全解決。這個三十九卷本的篇次與四十卷本原書的篇次稍有出入。在這個本子裏，原書的第二十三卷（大姊魂遊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被刪去，另以原書的第四十卷（華陰道獨逢異客；江陵郡三拆仙書）補入，作為第二十三卷。其餘三十八篇的次序和內容則完全和四十卷本相同。全書的字跡每多模糊不清，板匡邊欄斷爛之處極多，是為後印之本，決無問題。

b. 拍案驚奇（四十卷四十篇）日光某書庫

明尚友堂原刊本。此書為天壤間祕笈，外邊的人見者絕少。據筆者所知，過去研究中國小說和板本的只有豐田穰及王古魯二氏曾見到過這本書。原書紙張如新，印刷清晰，刻工繪工，俱稱精絕。封面右題“即空觀評閱出像小說”；右下角有印記，“尚友堂印”四字尚清楚可辨；中題“拍案驚奇”四大字；左有識語，全文如下：

即空觀主人，胸中磊塊，故須斗酒之澆；腹底芳腴，時露一嚮之味。見舉世成行小說，遂寸管獨發新裁。撫拾奇衷，演敷快暢。原欲作規箴之善物，矢不為風雅之罪人。本坊購求，不啻拱璧；覽者賞鑒，何異藏珠。

金閩安少雲梓行。

序文和凡例與三十九卷本的序文和凡例完全相同。繪圖四十葉，共八十面，完整無恙。正文行款與三十九卷本相同。板匡高二〇·四公分，寬一三·九公分。本文前三十六卷的篇目與通行的三十六卷本相同。三十六卷以後的四卷如下：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鄆州司馬冥全內任。

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婿姑侄；延親脈孝女藏兒。

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禳旱魃；秉誠縣令召甘霖。

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江陵郡三折仙書。

孫楷第氏在亞東排印本今古奇觀的序裏曾列表說明今古奇觀所收各篇的出處，惟對於第三十回念親思孝女藏兒一篇獨加疑問。現在我們可以確知該篇原出初刻拍案驚奇第三十八卷，本文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標題簡化而已。

C.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三十六篇）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東京上野圖書館

清初消閒居原刊本。此刊本在今日極屬罕見。我國北平圖書館藏有消閒居覆本，已殘闕，只存留三十三卷。清初以後，坊間所刻拍案驚奇多從消閒居刊本出，亦有竟然冒題“消閒居精刊”者。上野圖書館之書已失封面。每冊之首有硃色印記曰：“故柁原芳埜納本”，可知原為柁原氏的藏書。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之書尚有封面，右上方題“姑蘇原本”，中題“繡像拍案驚奇”，左下方題“消閒居精刊”。二書各有繪圖三十六葉，觀其輪廓，顯然從尚友堂刊本脫胎而出，只是沒有那樣精緻罷了。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板匡高二〇·七公分，寬一三·六公分。正文三十六卷的篇次與尚友堂四十卷原刊本的前三十六卷完全相同，但是文字上頗有竄改之處。當時究竟為什麼把三十六卷以後的四卷刪去，到現在還是一個不可解之謎。從被刪去的四卷的內容來看，並沒有什麼淫穢或不利於滿清的地方。若說三十六卷本成了一時的風氣，所以把原書刪去四篇，這似乎也並不是一個極為圓滿的理由。

四、喻世明言（二十四卷二十四篇）內閣文庫

衍慶堂印本。此書亦為世之孤本，長澤規矩也氏稱之為“削本明言”，孫楷第及鄭振鐸二氏稱之為“別本喻世明言”。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二十公分，寬一三·一公分。封面上端欄外橫署“重刻增補古今小說”。有繪圖二十四葉尚完好。在本文二十四篇中，有二十一篇出古今小說，並與天許齋本古今小說同板。另有二篇出恆言，與葉敬池本恆言並不同板。這些已經由專家研究過了，勿庸多贅。此外，第二十三卷假神仙大鬧華光殿之本文及繪圖乃出自通

言。筆者曾借用倉石武四郎氏的兼善堂本通言校對，發現此篇的本文及繪圖與兼善堂本通言的第二十七卷本文及繪圖完全為同板。明言第二十四卷楊八老越國奇逢一文之繪圖並非古今小說卷十八之圖，實係通言之圖，並且與兼善堂本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之繪圖為同板。此點在研究三言板本源流上說頗為重要，所以在這裏特別提及。

五、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中下三部）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

元至元甲午建安書堂刊本。此書即三國志平話之另一元刊本，亦為天壤間祕籍。原書分上中下三部，現釘為一冊。其內容與內閣文庫所藏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我國商務印書館曾有影印本）幾乎完全相同，惟刻書時期較早，自屬可貴。至治本為建安虞氏所刻，很可能是根據此本而來的。此書前有封面，分上中下三層。上層橫題“建安書堂”；中層為圖；下層左右兩行題“新全相三國志〇〇”（後二字殘缺），中間一行題“甲午新刊”。按甲午即至元三十一年，亦即西曆一二九四年。本文各葉分上下二層：上層為圖，下層為文。半葉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一九·四公分，寬一二·九公分稍弱。本文中白字錯字頗多，然正因為如此，猶可見宋元說話人所根據的底本的真面目。同時，我們知道至治刊本頗有缺字的地方，文字上亦間有不同之處，我們很可以用此本校正至治刊本之失。本書文字上往往有前葉不接後葉之處，但是前後二葉所標葉數又往往相連。取至治刊本之影印本校之，知道中間確有遺漏的地方，往往有遺漏至二三葉者。全書的印刷不太清楚，顯然不是初印本。按佐佐木信綱氏之竹栢園藏書誌第五六一頁言，此書曾請長澤規矩也氏審查過，據長澤氏的意見，可能為“元刊明初印本”。

六、三教偶拈（三篇）東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 長澤文庫

明末刊本。馮夢龍編。此書中土已佚，乃世之孤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第三二三頁所載三教同理小說一書乃是此書的滿文譯本。此書無封面及繪圖，亦不分卷次。序文缺第一葉；第二葉誤置於第三葉之後。序末署“東吳畸人七樂生撰”。按七樂生即是馮夢龍。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二〇·三公

分，寬一三·二公分。全書共包括故事三篇，每篇以一人為故事的中心，每人代表一教。第一篇為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篇首題“墨懋齋新編”。此篇日本有仿刻本，當是出自三教偶拈原書。全篇所敘述的事情都有歷史的根據，雖云小說，實屬傳記。第二篇為濟顛羅漢淨慈寺顯聖記，其內容和內閣文庫所藏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大致相同。第三篇為許真君旗陽宮斬蛟傳。（按此篇標題中“旗”字係誤刊，當作“旌”。）實際上，這一篇就是兼善堂本通言第四十卷旌陽宮鐵樹鎮妖一文。兩篇的內容完全相同，只是標題不一樣而已。

七、秘笈世說金粉惜（十二卷十二篇）長澤規矩也氏

清初梵香閣刊本。寫刻。中型。此書不見於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乃世之孤本。封面右上方題“繡像世說古本”，中題“金粉惜”，左下方題“古吳梵香閣藏”。目次及本文之首俱題“梵香閣逸史蒐輯”“湖上客蠡菴評潤”。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二字。板匡高一八·七公分強，寬一〇·八公分。全書共包括白話短篇小說十二篇。觀其形式，完全是摹仿宋元話本的作品。各篇的文字和筆調頗為一致，雖云“蒐輯”，實際上恐怕是出自一人之手。由各篇所用地名、官名及年號等可知多半都是明朝的故事。自從三言二拍出世以後，話本式的小說曾經風靡一時。在明末清初，頗有幾部優良的作品出現，醉醒石、石點頭、西湖二集、西湖佳話、照世盃、覺世名言等乃是最顯著的幾部。這部話本集子當亦是在那話本式的小說最盛行的時期寫成的。三百年來，不知道有多少文學佳作在各種意想不到的浩劫中消失。如今這本白話短篇小說居然還有一部尚完整無缺的存留人間，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可慶幸的事情。本書各卷的標題及內容如下：

第一卷 鴛鴦池

脫繡衣求婚赴試

攜錢篆重任巡方

四川成都才女古文好之父出榜招婿。新任四川察院越奇，因慕文好之名，乃喬裝易名前往應徵，果然一舉中選。中間雖然有人作梗，但是終與文好成為夫婦。

第二卷 臙脂虎

慈戶部憐宥罪都司

俠小姐計伏女羅刹

河南歸德府人單純，曾為尚書。其妻四氏不僅善妒，而且異常潑悍。但是終為一位青萍小姐設計制服。

第三卷 離亭燕

訂生死端然原配

堅節操寂處重圓

寫浙江錢塘人杞有與南京御史顏泰交之女可貞戀愛事。

第四卷 選壻樓

弓小姐砒毒蜜賣

米少卿妾遺嗣存

寫明江都才子米偉與金陵弓道持之女嫻娘結婚而後來又另娶妾的故事。

第五卷 盜菩薩

殺親夫胞兄受累

典淫夫義盜鳴冤

河南商邱人山愿民之妻匡氏與人私通，竟將其親夫殺害。事發，匡氏被凌遲處死。

第六卷 蠹東西

懽西席親供取死

蠹東翁犯律典刑

江北人謝愛江本目不識丁，竟冒充塾師，得坐館於暴發戶胥有才之家。有才異常慳吝，每日只饗以薄粥，愛江終至餓死。死後，到陰間告狀，閻王判二人俱各有罪。

第七卷 菜作蠶

憑短挺訛醫瘡痘

辨通病悞用硝黃

寫江南庸醫史思文與其妻史老娘醫死病人事。

第八卷 千金硯

哀乳翹千金雙易硯

鹿民如七字訂知音

明神宗年間，秀才言倫伯藏有硯臺一方，乃希世之珍。雖然曾一再出手，但是每一次都於無意中復得。

第九卷 清照亭

清照亭半生幻影

武彝山一夢真緣

寫福建 邵武府 光澤縣 儒生 胡造先與巫氏戀愛，繼又悟道成仙事。

第十卷 虎結緣

記山西 太原府 崞嵐州 有雌雄二虎修行成仙事。

第十一卷 色迷猴

老獼猴結冤花燭

張真人奉法除妖

記廣東 南雄府 梅嶺 老獼猴與人成親生子，後為張真人降伏事。

第十二卷 女蕭何

悍處子奇謀潑醋

怕婆男占社綿封

寫金陵秀士東方大才之妻柳氏潑狠毒辣事。

八、西湖佳話古今遺蹟

此書為清初無名氏所撰，題“古吳墨浪子搜輯”。全書共有十六卷，每卷為一篇與西湖有關的短篇小說。各篇的內容已為世人所知，此處不必再事提及。惟此書最早的幾種刊本，世上流傳的並不多。筆者這次在日本前後曾見到了三種本子，今略記其行款等如下：

a.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 長澤親矩氏

清初金陵王銜原刊本。印刷精良，保存完好。封面上端欄外橫題“今古奇觀”，右題“精繪設色全圖”，中題“西湖佳話”，左題“金陵王銜藏板”。序末題“康熙歲在昭陽赤奮若（按即康熙十二年）孟春陬月望日古吳墨浪子題”。目次之後有西湖全圖及西湖佳景十圖，用五色套板印，光彩奪目。由圖後識語裏，我們知道這些五色圖乃是湖上扶搖子多年辛苦設計的結晶。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一七·六公分強，寬一一·八公分。

b.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 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

清乾隆辛未（十六年）翰海樓精刊本。封面上端欄外橫題“乾隆辛未新鐫”，右題“精繪全圖”，中題“西湖佳話”，左題“翰海樓藏板”。序末題“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孟春中泮書于古杭文昌閣”。另有西湖全圖說明。末題“乾隆庚午仲夏月既望東谷老人偶書”。西湖全景及十景圖亦用五色套板印，較王銜原刊本之圖為尤精。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板匡高一九·七公分，寬一三·一公分。

c.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

清金閻學耕堂刊本。小型。印刷頗精。封面右題“古吳墨浪子輯”，中題“西湖佳話”，左題“金閻學耕堂梓”。封面之後為乾隆十五年序，與翰海樓刊本的序文相同。西湖佳景圖亦用五色套板印，至為美觀。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板匡高一三公分，寬八·九公分。

九、石點頭（十四卷十四篇）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

明金閻葉敬池精刊本。此書我國孔德圖書館曾藏有一部，鄭振鐸氏亦有一部，有圖與題詞十四葉：每葉前半葉為一圖，頗精，後半葉為題詞。封面上端欄外橫題“繡像傳奇”，右題“墨憨齋評”，中題“石點頭”，左題“金閻葉敬池梓”。序末著“古吳龍子猶撰”。目次之首著“天然癡叟著”“墨憨主人評”。馮夢龍氏既評閱此書，又為此書作序，可見與作者關係的密切。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有眉評，當係馮氏的評語。板匡高一九·七公分，寬一三·一公分。

按在現存的各種石點頭刊本中。葉敬池刊本是最早的刊本，大概就是該書的原刊本。因為世上流傳的不多，故特記其大略如上，聽說日本九州日田淡窗圖書館還有一本。余尚未及見。

十、僧尼孽海

a. 僧尼孽海（一冊）東京無窮會圖書館

日本江戶時代手抄本。乃世之孤本。傅芸子氏的東京觀書記一文（見書誌學卷十二第三號，第五號，第六號及卷十三第一號；又見白川集）曾提到此書。但是傅氏的記載一部分是根據另外一個抄本，內容與此本不盡相同。傅氏所云封面，此本已失之。原書中土已佚，日本目前也只有手抄本。此本不僅有後添的評語，而且有訓點，所以獨為可貴。書前寫云：“原書八行十八字，批評今以赭石書。”按此抄本的眉評有用赭石寫的，也有用黑墨及綠墨水寫的。凡用赭石寫的當是原書的評語，其他的評語當是後來添上去的。同葉又寫云：“頑居士訓譯，戊辰五月廿六日畢。”書末記曰：“文化四年丁卯借植木氏本而書，自九月八日至十月十日終，空空居士時年七十三。”頑居士與空空居士很可能是一個人。這個本子原是文化四年（西曆一八〇七年）所抄，而其“訓譯”部分乃是戊辰年（西曆一八〇八年）完成的。在目次第一行中有“出相”字樣。可知原書或有繪圖。本文裏有用萬曆年號之處，則知原書之刊行不會早過萬曆時期。鼓掌絕塵曾引此書，說是春書。從所含故事的內容來看，這話說得並不過分。全書目錄如下：

沙門曇獻	柳州寺僧
封師	寶奎寺僧
浮屠辯幾	望海寺僧
西天僧西番僧	僧員茂
靈隱寺僧	雲遊僧
僧海潮	金山寺永寧寺僧附
臨安寺僧	西冷寺僧

僧懷義	募緣僧
毘林僧	鄧縣僧
水雲寺僧	閩寺僧精嚴寺僧附
奉先寺僧	新市寺僧
行脚僧	鄧縣僧絳州僧
江安縣僧	六驢十二佛
延慶寺僧	姚莊寺相國寺李煜進僧王和尚附

又本書題詞部分之首署“吳趙唐寅字子畏撰”，大半是出於假託。真作者究竟是誰，一時頗難考定。

- b. 新鐫出相批評 僧尼孽海 (三冊) 無窮會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長澤文庫；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日本手抄本。除了前邊所說的抄本外，筆者在東京曾另外見到三個抄本：一本存無窮會，一本存長澤文庫，一本存早稻田大學。由三者的形式和內容看來，當是同出一源，同時抄錄的時期不會太早。書中眉評與江戶時代抄本中用諸石寫的眉評相同。無窮會的書已失第三冊，而且目錄中無新市寺僧及行脚僧二篇。封面右題“唐伯虎先生批評”，中題“出像僧尼孽海”，左題“判斷無差”。題詞之首亦著“吳趙唐寅字子畏撰”。正文之首題“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南陵風魔解元唐伯虎選輯”。這類的抄本當不止這三部。據高羅佩氏 (R. H. Van Gulik) 之祕戲圖考 (一九五一年東京出版，只印五十部) 第一冊第一五七頁所記，高氏自己也有這樣的一部，大概是一八八〇年左右的抄本云云。

十一、輪迴醒世 (十八卷) 名古屋蓮左文庫

明聚奎樓精刊本。有繪圖十八葉，共三十六面，精絕。封面右題“輪迴醒世”，左有識語云：“‘今生受，今生造’二語可括輪迴大旨。習矣不察，遂世多夢夢。欲使世醒，須仗輪迴，故為是刻。”末題“聚奎樓祥行”。序文亦大講因果報應之理，有云：“觀之古今，按之生死，考之耳聞目擊，善無不昌，惡無不亡。至若施與報合，始與終合，幽與明合，如聲之應叩，影之應形，莫不由我

之自作者之自愛也。聊以輪迴十八部括之，無不皆然矣。”末署“秣陵也聞居士題”，不記年月。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一九·三公分，寬一二·四公分。全書分為十八部，每部包括故事若干篇，共一百八十三篇。故事用文言寫，但是對話之中也有夾雜着白話的。每篇標題皆註明故事出於何時，大概不外由唐至明這一段時間。涉及男女之事的故事也頗不少。如卷六所載法僧投胎一文即是講妓女紅蓮引誘法僧的故事，清平山堂話本和古今小說也都有專篇記載的。十八部的標題如下：

1. 廉慈貪酷
2. 嗣息配偶鰥寡孤獨
3. 慷慨慳吝
4. 悲歡離合
5. 俠豪卑污
6. 貞淫
7. 貴賤貧富
8. 公平刻剝財成勤惰
9. 救援盜拐
10. 人倫順逆
11. 嫡妾繼庶
12. 施濟吞謀
13. 智愚壽夭
14. 忠奸
15. 矜驕承奉
16. 屠殺生命
17. 妖魔
18. 行衙役

此書孫楷第氏之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曾有記載。惟孫氏所見者為內閣文庫所藏之書。係覆本，而且書已殘缺，只存留第二卷至第四卷三卷。筆者此次在日本又見到兩種本子，不僅比較完全，而且確係明刊後印之本，頗可以補充孫氏的記載。今特分述之如後：

a.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 (六卷)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澤文庫

封面右題“眉公陳先生選”，中題“詳情公案”，左題“存仁堂陳懷軒刊”。正文卷一之首題“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同時此卷之板心及卷末題刻中亦有“李卓吾公案”字樣。其他卷首標題中“李卓吾”三字處除卷三尚有一“李”字外，盡作空白。看情形，原書很可能是“李卓吾公案”。但是封面又題陳眉公選，似乎又自相矛盾。這種矛盾的情形在另外一個本子裏更為顯著。總之，此種書籍輾轉印行，書店每每刻名人的名字來標榜，原不一定是這些人編的。正文上闕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板匡高二一·一公分，寬一二·五公分弱。

b.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陳眉公(?)詳情公案 (七卷) 名古屋 蓬左文庫

此書正文除有六卷之外，尚有“卷之首”一卷。“卷之首”前三行題著如下：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陳眉公詳情公案卷之首

臨川 毛伯 丘兆麟訂

建邑 懷軒 陳 梓”

第三行“陳”字下顯然缺二字或一字。第一卷卷首第三行則作“建邑懷軒陳君敬梓”。其他卷首不再題訂梓人，第一行標題中“新鐫國朝名公神斷”等字之下皆有三字被剝去，惟第六卷該處則仍存“李卓吾”字樣。同時此卷板心及卷末亦題“李卓吾公案”。此書的封面與長澤文庫之書的封面完全相同。正文亦上闕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板匡高二一·一公分，寬一二·二公分。最值得注意的是兩書的內容不盡相同。長澤文庫之書只有強盜門，謀害門，人命門，索騙門，姦殺類，謀占門，婚媾門等七門類。而蓬左文庫之書則有雪冤門，姦情類，強盜門，搶劫門，竊盜門，姦拐門，威逼門，人命門，索騙門，姦殺

類，謀占門，節婦門，烈女門，雙孝門，孝子門等十五門類。以內容而言，蓬左本比較完全得多了。

十三、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名古屋 蓬左文庫

明余氏雙峯堂原刊本。全書完好如新。刻工印工俱精。按孫楷第氏之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二書均載明鄭氏萃英堂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一書。該書存於內閣文庫，係覆本，已失封面，而且不題撰人。蓬左文庫之書正文題“三臺山人仰止余象斗集”，“建邑書林余氏雙峯堂刊”（下卷題刻中“刊”字作“梓”）。由此可知原書確為余象斗所編。封面上層為圖；下層左右兩邊題“全像正廉明公案傳”，中間題“三臺館梓行”。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於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傳一書項下曾云：“封面又題全像續廉明公案傳，似尚有初集也。”由蓬左文庫之書的封面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即是初集。又古今小說第十卷滕大尹鬼斷家私事係見於此書下卷爭占類第四條（滕同府斷庶子金）。孫著言為第三條。但按諸此書，第三條是另外一個故事。全書正文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板匡高二〇・二公分，寬一一・六公分。各條皆分類記載，共十六類，與孫著所言吻合，茲不再贅。

十四、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十卷一百回）名古屋 蓬左文庫

明萬曆甲午（二十二年）與畊堂朱仁齋刊本。此書不見孫著，同時也是現在留存各種包公案刊本中最早的刊本，自是極重要的書。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裏所載新鐫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六卷百回）係明萬卷樓刊本；書中作者自序記年曰丁酉歲，孫氏疑為萬曆二十五年。如果屬實的話，則該書之刊行尚較此書為晚。此書封面題“全補包龍圖判百家公案”，“書林與畊堂朱仁齋鏤梓”。書尾有蓬形木記曰：“萬曆甲午歲朱氏與畊堂梓行”。正文上圖下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板匡高二一・二公分稍弱，寬一二公分弱。第一卷卷首題“錢塘散人安遇時編集”。本文首有國史本傳及包待制出身源流二節，稍述包公之生平。次即公案，共一百回。每回為一故事，彼此實不相聯屬。文大

致用白話寫，文言成分頗少。由第一回到第三十四回止，各回回目之上標有“增補”字樣，同時封面又標“全補”，可知此書之前一定還有祖本。

十五、新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四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長澤文庫；內閣文庫

明存仁堂陳懷軒刊本。每卷卷首有繪圖一面，頗精。封面左題“杜騙新書”，右標全書所分門類之外，又題“存仁堂陳懷軒梓”。卷一及卷二之首俱著“浙江夔裘張應愈著”。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匡高二〇·六公分，寬一一·九公分。按之目錄，全書共分二十四類，封面上只寫了二十三類，乃是把最後一類省略了。本文中的標類號數頗有參差之處，但是實際上仍是相同的二十四類。按照目錄，各類的名目為：脫剝騙、丟包騙、換銀騙、詐哄騙、偽交騙、牙行騙、引賭騙、露財騙、謀財騙、盜劫騙、強搶騙、在船騙（封面作“船中騙”）、詩詞騙、假銀騙、衙役騙、婚娶騙、姦情騙、婦人騙、拐帶騙、買學騙（封面作“黃緣騙”）、僧道騙、煉丹騙、法術騙、引嫖騙（封面省去此項，本文作“附引嫖類”）。全書共包括八十三篇故事（目錄中漏去僧道騙項下詐稱先知騙絹服一則），乃用文言寫，同時也夾雜着一些白話，與一般子部小說的文白相雜的情形相同。此書孫著未有記載，乃極不多見的書。日本曾有明和庚寅年（西曆一七七〇年）序刊本行世，亦題杜騙新書、張應愈著。惟此書乃係節本，原書裏許多篇都被刪去了。筆者在東京上野圖書館曾見到一部日本手抄本，係肥原家舊藏，內容和存仁堂原刊本完全相同。此處只順便提及，似不必再單獨介紹。

十六、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神田喜一郎氏

明潭陽劉太華原刊本。此書極為罕見，大連圖書館曾有一部，卷一已殘缺不全（僅存一則）。而神田先生之書則完好如新，至為難得。孫楷第氏之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第二三五頁有云：“馬隅卿先生。曾於書賈手中見此書，錄其目還之。”觀此記載，好像是還有第三部存在似的。實際上原是神田氏之書在北平裝裱時為馬氏所見，並非另外還有一部。這件事情神田氏為余親口道之，也可算是一種書林佳話。神田先生所藏中國孤本珍籍甚夥，其裱褙之精，

保存之善，令人嘆為觀止。除短篇小說外，筆者還看見其他珍本多種，將來有機會時，當再為介紹。此書封面上層為圖；下層左右二行題“新編詳刑公案”，中間題“明德堂梓”。書末有蓮形木記曰：“南閩潭邑執林劉氏太華刊行”。正文上圖下文，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板匡高二一·七公分，寬一二·三公分。第一卷卷首署“京南歸正寧靜子輯”，“吳中匡直淡薄子訂”，“潭陽書林劉太華梓”。全書共包括故事四十篇，諸篇皆分類記載，計有謀害類、姦情類、婚媾類、姦拐類、威逼類、除精類、除害類、竊盜類、搶劫類、強盜類、妬殺類、謀占類、節婦類、烈女類、雙孝類、孝子類等十六類。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寫畢于日本東京

NOTES ON CHINESE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SEEN IN JAPAN

TIEN-YI LI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Japan is in possession of more rare copies of Chinese story book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except China herself. A great many works of fiction which, for various reasons, have been lost in China through successive dynasties can still be found in Japanese private and public libraries. In any study of the early editions of Chinese tales and novels, it would be a grave mistake to overlook those treasured works in Japanese possession. Back in 1931, Sun K'ai-ti, a leading expert on Chinese fiction, made a special trip of investigation to Japan. After his return to Peiping, he published a book entitled *Jih-pen Tung-ching so-chien Chung-kuo hsiao-shuo shu-mu* (*A Catalogue of Chinese Story Books Seen in Tokyo, Japan*), listing there, together with critical remarks, some ninety works which he had investigated in the Japanese capital. The book would have been more inclusive, had its author had the chance to spend more time on his project in Japan. But, in spite of its limitations, it has been of considerable help to scholars in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and we have yet to find a catalogue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nature prepared along the same line.

In 1955-56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article has visited Japan to do research work in Chinese fiction; and it has been a part of his desire to fill the gaps found in Sun's work.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rivate individuals, he has obtained access to 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works of fiction, which are not included in Sun's book.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ir value and importance, practically all of them are worthy of study and attention. It is merely as the first step to a more complete study that the author has chosen to limit his discussion here to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which, along with many other works, he has seen. In principle, the collections listed in Sun's catalogue are not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n two or three instances, however, books under the same titles are also listed, because older or different editions have been found; and their inclusion is meant to confirm or to correct Sun's views.

A list of the works selected for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

1. *Ching-shih t'ung-yen*

- a. Chien-shan T'ang edition, 40 chapters, 40 stories.
- b. Yen-ch'ing T'ang edition, 24 chapters, 24 stories.

- c. San-kuei T'ang edition, 36 chapters, 36 stories.
2. *Hsing-shih heng-yen*
 a. Yeh Ching-ch'ih edition, 40 chapters, 40 stories.
 b. Yeh Ching-ch'i edition, 40 chapters, 40 stories.
3. *P'o-an ching-ch'i*
 a. Later Shang-yu T'ang edition, 39 chapters, 39 stories.
 b. Original Shang-yu T'ang edition, 40 chapters, 40 stories.
 c. Hsiao-hsien Chü edition, 36 chapters, 36 stories.
4. *Yü-shih ming-yen*
 Yen-ch'ing T'ang edition, 24 chapters, 24 stories.
5. *Chih-yüan hsin-k'an chüan-hsiang san-fen shih-lieo*
 Chien-an Shu-t'ang edition, 3 parts.
6. *San-chiao ou-nien*
 A late Ming edition, 3 stories.
7. *Mi-ssu shih-shuo ching-fen hsi*
 Fan-hsiang Ko edition, 12 chapters, 12 stories.
8. *Hsi-hu chia-hua ku-chin i-chi*
 a. Original Wang-ya edition, 16 chapters, 16 stories.
 b. Han-hai Lou edition, 16 chapters, 16 stories.
 c. Hsüeh-keng T'ung edition, 16 chapters, 16 stories.
9. *Shih tien-t'ou*
 Yeh Ching-ch'ih edition, 14 chapters, 14 stories.
10. *Seng-ni nieh-hai*
 a. A manuscript copy of the Yedo period, a number of stories.
 b. Three manuscript copies of later periods, containing a number of stories each.
11. *Lun-hui hsing-shih*
 Chü-k'uei Lou edition, 18 chapters, a number of stories.
12. *Hsin-chien kuo-ch'ao ming-kung shen-tuan x x x hsiang-ch'ing kung-an*
 a. Ts'un-jen T'ang edition, 6 chapters, a number of stories.
 b. Ts'un-jen T'ang edition, 7 chapters, a number of stories.
13. *Huang-ming chu-ssu lien-ming ch'i-p'an kung-an chuan*
 Shuang-feng T'ang edition, 2 chapters, a number of stories.
14. *Hsin-k'an ching-pen t'ung-su yen-i chüan-hsiang pai-chia kung-an chüan-chuan*
 Yü-keng T'ang edition, 10 chapters, 100 stories.
15. *Hsin-k'o Chiang-hu li-lan tu-p'ien hsin-shu*
 Ts'un-jen T'ang edition, four chapters, a number of stories.
16. *Hsin-chien kuo-ch'ao ming-kung shen-tuan hsiang-hsing kung-an*
 Liu T'ai-hua edition, 8 chapters, a number of stories.